

美国的强权—霸权— 帝国之路：外部威胁 的机遇与内部例外 心理的膨胀

● 蔡翠红

美国的霸权与帝国主义战略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对阿富汗与伊拉克进行了军事打击，使得这一讨论更趋热烈。早在这一“改变美国历史”的事件发生前的十来年间，我们就常听到对美国霸权的谴责、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不满之声。究竟这两者之间是否有不同，而美国对外战略的逐步升级至今日的帝国主义心理，除了其现实力量的强大外，从其历史上看，是否有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原因存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强权、霸权与帝国等概念及其区别入手，探索美国是如何从一个强权国家逐步发展到今天帝国之路的内因与外因。

一、美国的强权—霸权—帝国之路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虽然这里我们提出了美国的强权—霸权—帝国之路，但是并不是说本文承认了美国的帝国地位。这里说的“美国强权—霸权—帝国之路”只是一种愿望或企图或“帝国主义”方向，是一种心路，是指美国对外霸权战略的升级之趋势。

强权—霸权—帝国这三个概念在英文中分别对应 Power、hegemony、Empire。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于美国霸权与当前新帝国论的讨论空前热烈，所以本文首先意欲结合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探讨一下这三者的含义。

国际政治本身就是强权政治，即所谓“Power Politics”。power 虽然最根本的意思是权力，然而在意指国家时，则通常表示这一国家具有相当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换言之，强权国家方可以称为 Power（如 rising powers, emerging power, fading powers, world powers, regional powers, western powers）。而亚非拉一些弱小国家虽然也有自己的实力计算法，然而在国际舞台上则通常并不冠以 Power 之称。美国由于其特定的实力与地位，在诸多的强权中又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因而是超级大国（Superpower）当之无愧的属主。而一些法国学者认为，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他们已经

开始用“超超级大国”(Hyperpower)^①来界定美国的新地位。美国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已经是事实上的“巨人”(Colossus)。^②

霸权(hegemony)是指“领导、权威或影响,常指在联盟或邦联中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政治支配地位(political dominance)”。^③该词源于古希腊语的一个比较深奥的词,没有明显的贬义,指某个国家、国家集团或政权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或能力,延伸指一个国家控制和影响其他国家内政和外交的行为。一开始霸权是用来描述雅典与其它希腊的城市国家为了对付波斯帝国而结成联盟的相互间的关系。霸权当时也就意味着雅典在没有对其它联盟国施行永久政治控制的情况下,而对集体的组织与领导权。^④在霸权体系下,一个霸权国家利用实力和外交在一个潜在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维持对霸权国家利益有利的一种秩

① 可以参见俞正梁:“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最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15页(作者文中译为“超强国家”。此处为了强调递进含义,故译为“超超级大国”)。

②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

③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New York: Dorset & Daber, 1979), p. 841. 6.

④ Niall Ferguson, *Hegemony or Empir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p. 156.

序。^① 查尔斯·金德伯格认为，大英帝国 19 世纪对其帝国范围以外所施加的影响被认为是一种霸权行为，而英国 1945 年以后在国际体系中的类似影响也是霸权。^②

“霸权国”或“霸主”（hegemon），从定义上看也是一个中性词，指“有能力确保管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并愿意这样做的国家”。^③ 这一词语在多数美国人眼中，包括以上的定义中，认为只是一个中性词，而其他国家使用时则多数含有“责骂”之贬义。

“霸权地位”与“霸权主义”是不同的。前者指一种能力和客观局面，后者指使用强权胁迫及损害他国权益的手段追求霸权、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④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霸权地位就有能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而霸权主义能够加强霸权地位。但是，二者也常处于不协调状态，如过度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会危及本国的霸权地位；某个国家霸权地位衰落的过程中，其霸权主义却有可能更加嚣张。

至于美国的霸权何时开始，学术界颇有争论。一些西方学

① 李纲：“美国霸权与 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3）》，时事出版社，2003 年 6 月，第 2 页。

② Definition of “hegemony,” Iain Mclean,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8.

③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234. 转引自门洪华：《国际机制与美国霸权主义》，《美国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79 页。

④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9 页。

者认为美国的霸权始于二战结束的 1945 年, 结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 1973 年。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国的霸权始于冷战结束后的 1991 年, 并将至少持续 20 年。^① 在最后一本新书中, 编者认为美国的霸权时期是 1941 年到 2001 年。^② 如果从世界霸权的角度来分析, 从 1945 年到 1991 年间美国只是在西方建立起了霸权统治, 整个世界仍是一个两极体系。苏联解体后, 美国才将其霸权的影响力扩张至全世界。

“帝国”这一政治形态一直存在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帝国”与“帝国主义”也有不同。

在对帝国主义一词的解释与阐释上, 由于历史背景、民族特性、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不同, 存在着不小的争议。从词源来看, “帝国主义”来源于拉丁文“imperium”, 它是指霸权国家与其控制下的附属国家、人民之间的一种关系^③。1492 年至 1763 年间的帝国主义往往被称为重商型帝国主义 (mercantilist or dynastic imperialism), 其间几乎整个西半球与大部分亚洲地区都在欧洲的控制之下。而 1870 年至 1914 年间欧洲列强对非洲与远东的政府则是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 已经与一开始的帝国主义产生了一些背离。在工业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国家疯狂地进行殖民扩张, 争夺世界资源, 夺

① 李纲: “美国霸权与 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 《世界发展状况 (2003)》, 时事出版社, 2003 年 6 月, 第 4 页。

② Patrick Karl O' Brien and Armand Cleese, *Two Hegemonies: Britain 1846 - 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 - 2001*, Aldershot, U.K.: Ashgate, 2002.

③ Definition of “Imperialism”, see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nguin Group, 1998, p.244.

取霸权。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同这些国家联系起来。而起源于霍布森 (J.A.Hobson: *Imperialism*, 1902), 成熟于列宁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te of Capitalism*, 1916) 的帝国主义学说, 则推导出了“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 = 战争”的等式。^① 在当代, 帝国主义这一词语则常被政治化, 有时可以泛指一个团体对另一团体的任何形式的持久优势或统治, 如“文化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结构帝国主义”等并不包含直接的政治控制现象。

“帝国”来源于拉丁文“*imperator*”, 该拉丁文原意起初就是指最高军事领袖, 继而指最高政治领袖。后来则延伸指惟一主权国家控制下的地理疆域^②, 这些地理疆域一般很大, 而且往往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③。而罗马帝国中的帝国是指各受封王子的领土的结合体, 他们各自掌管自己的领域, 同时他们的头衔又来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册封。及至大英帝国时代, 帝国一词则开始指由于殖民或征服而臣服于一中央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群国家的总称。直到这时 (20世纪初), “帝国”才开始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

① Definition of “Imperialism”, see Graham Evans and Jeffrey Newnham,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nguin Group, 1998, p.244.

② Definition Of Empire, Lain McLean,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55.

③ Entry of “Empir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No.10, Copyright 1989 by Grolier Incorporated, p.312.

关于美国是否是帝国颇多争议。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从制度与安全等角度论证了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①,虽然它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而美国现实主义理论家、新帝国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布热津斯基却公开断言美国是现代帝国霸主,其实力至少在25年之内无人与之比肩。^②然而,无可辩驳的是,美国目前的对外战略明显带有帝国主义色彩,尤其是“先发制人”战略的出台更是印证了美国怀有帝国梦,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强加”的。

二、概念的区分

“超级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超级大国国力强盛,它们既有敌人又有弱点。有时它们了解这一点并试图通过理解势力均衡并寻求盟友来进行弥补。有时它们看不到自己的薄弱程度,并为它们的无知付出代价。

而“霸权国家则蔑视联盟和国际协议,将它们视为限制自己行动自由的‘羁绊’。霸权国家保持全然孤傲的状态,随心所欲,采取自己认为适当的行动,尽管有时也强词夺理地诠释国际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霸权国家感到自己置身法

① 沈丁立:“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

② [俄]安纳托里·乌特金:在新帝国主义的庇佑下—美国相信自己的例外性”,《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2年11—12月创刊号。《参考资料》2003年1月16日,第27357期。

律之上，坚不可摧”。^① 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就一直坚持说，有两个现实表明了全球的前景。一个是美国的力量。冷战后的世界主要是单极的。另一个是新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普遍实施。布什的这些官员从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结论：美国在这个新世界中没有多少行动自由。^② 美国的这种想摆脱自己行动自由的羁绊的霸权心理昭然若揭。根据这样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帝国尤其是历史上的帝国，包括曾有过辽阔疆土而强大的帝国，如罗马、西班牙和英国在它们所统治的几百年都只是超级大国，而不是霸权。只有如今的美国才是真正的霸权国家，而且不只是一个立足于西半球的地区霸权国家。但是，更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帝国一定是霸权国，即霸主。“世界体系论”提出者沃勒斯坦就认为，“霸权介于纯粹领导权与完全的帝国之间”，^③ 霸权一般是通过政治压力而非市场将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强加于整个体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秩序。

接下来，帝国主义战略与霸权战略有无区别？这二者确

① 查德·奥马拉：“超级大国还是霸权国家？”，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参考资料》2003 年 3 月 21 日。

② 藤原归一：“帝国的战争没有划上句号”，日本《世界》月刊 5 月号。《参考资料》2003 年 4 月 29 日，第 27427 期。

③ Niall Ferguson, *Hegemony or Empir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p.156.

实较难区分，有近乎相等之涵义^①。但是，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以上概念，就会发现，这二者之间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至少是在用词的倾向上。帝国主义肯定是霸权的，然而，为什么“9·11”事件之后人们更加热衷于帝国主义这一词汇呢（我们暂且不论新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之区别^②）？

霸权战略中比较多使用的是遏制与防范，打击战略是不得已情况下才采用。“9·11”事件前，美国主要关心的是世界主要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对美国利益的影响。如果同时出现几个竞争者，霸权国家会选择支持对现存体系满意度最大的国家，压抑对现存体系最不满意的竞争者。对于那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心怀不满，但有可能逐步接受现存体系的竞争者，霸权国家可能采取诱导战略。如果潜在竞争者的行为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霸权国家将增加该战略中的“大棒”成份。对于那些对现存的国际体系心怀不满，但很难改变其立场的潜在竞争者，霸权国家可能采取防范战略。对于那些挑战现行的国际体系，并有可能威胁到霸权国家至关重要利益的竞争者，霸权国家可能采取遏制战略。

① 沈丁立：“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在这篇文章中，沈教授援引西方辞典学的定义，得出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或殖民主义的结论。

② 新旧帝国主义的区别可见一些文章，如 Derbyshire John, “An Empire Like No Other”, *National Review*, 9/1/2003, Vol.55 Issue 16, p.33; Andrew J. Bacevich; Sebastian Mallaby, *New Rome*, New Jerusalem, *Wilson Quarterly*, Summer2002, Vol.26Issue3, p.50.

帝国主义战略从“帝国”与“帝国主义”定义中就可以看出与军事、战争有更多的相关性。“帝国”这一词的拉丁文原文就与军事领导地位密切相关。即使是非正式的帝国一般也都必须依靠其军事实力来支撑，虽然也可能利用经济方式施加其影响与压力。^①在列宁推导出的“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 = 战争”的等式中，虽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普遍受到了质疑，但是“帝国主义 = 战争”这一观点却在整个20世纪影响深远。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则直接推动和催化了“新帝国论”的兴起，而这一理论的具体体现就是美国新单边主义外交方针和“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的实施。

“先发制人”原则意味着，美国将使用军事力量阻止其他任何国家获得平等地位。也就是说，“9·11”事件后，美国将主要注意力转向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它的战略因而更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在后‘9·11’事件时代，美国已不满足于‘仁慈的霸权’，而是要推行赤裸裸的新帝国主义”。^②

随着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迅速取得军事胜利，美国新保守主义开始鼓吹美国不仅是一个霸权国家，甚至是一个新帝国，而理论界对（新）帝国（主义）论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① Entry of “Empir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No.10, Copyright 1989 by Grolier Incorporated, p.312.

^② 张建新：“从布什主义到新帝国主义”，《当代亚太》2003年第6期，第15—19页。

最后,“帝国主义”与“帝国”则大相径庭。帝国概指一种政治实体,而帝国主义是一种外交征服、统治政策。^①作为帝国,它必然对外奉行帝国主义;但反过来,外交政策具有某些甚至全部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国家,未必一定就是帝国。^②也就是说,施行帝国主义战略的未必就能成为帝国,而帝国一定是奉行帝国主义的战略。“帝国主义应该指通过建立帝国来改变国际现状的能动过程。”^③单纯的一个国家的国际权力的增长不代表帝国主义的存在,维持一个现存帝国的保守政策也不一定是帝国主义。

在克林顿时代,著名学者兼政治家劳伦斯·萨默宣称“美国是历史上惟一非帝国的超级大国”。^④而近一年多来,形势却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少美国学者和政要相继发表文章“宣告美利坚帝国已经来临”。“今日之美国并不只是一个

① Tarak Barkawi and Mark Laffey, “Retrieving the Imperial: Empi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Vol. 31, No. 1, p. 111

② [俄] 安纳托里·乌特金:“在新帝国主义的庇护下——美国相信自己的例外性”,《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2年11—12月刊创刊号。《参考资料》2003年1月16日,第27357期,第4页。

③ 摩根索的观点,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71页。

④ Sebastian Mallaby,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 Terrorism, Failed States, and the Case for American Empir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2, March/April, 2002, p. 2.

‘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它是太阳底下以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一个惟一的全球性帝国主义，按照它自己的设想重新塑造地球上的国家。”^①

虽然有一大批文章和书籍纷纷宣告“美国帝国的来临”，并列举了标志，^②然而，如前所述，也有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美国施行的是帝国主义外交路线，却不是帝国。^③诚然，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称谓，而是其实质的外交动向。所以，下面我们就看看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战略形成的历史原因。

三、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形成： 外部威胁的机遇与内部 例外心理的膨胀

唯物辩证法一直强调事物发生的外因与内因，而内因是根本原因。我相信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场合，包括美国当前的新帝国主义战略的形成。虽然我们很清楚，实力是实现霸权的前提，而制度安排是实现长期霸权的基础。许多学者和政客以美国在四个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巅峰地位为标志，纷纷宣告“美国帝国的来临”，认为：美国是全球惟一的超

① James Kurth, “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Vol.101, No.659, December 2002, p.403.

② [美]詹姆斯·科斯特著：“单极时代：美利坚帝国和伊斯兰恐怖主义”（赵森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6期，第27—29页。

③ 沈丁立：“评新帝国论及其缺失”，《国际观察》2003年第3期。

级大国甚至超级霸权国；全球第一的高科技军事大国和“军事革命”的领头羊；世界经济中最大、最先进的经济体和推进全球化的火车头；“软力量”的典范和全球流行文化的传播者。然而，这是对一种现状的观察。新帝国论的出现和兴起不是偶然的，它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及心理密切相关。美国新帝国思维的深层原因是历史上的诸多偶然事件造成的危机的外因刺激与美国例外思想的膨胀，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是外因与内因的结合。

（一）外部威胁的机遇导致的实力增长

《华尔街日报》编辑迈克尔·布特在其著作《以和平为目的的战争：小战争与美国实力的腾飞》中认为，我们——美国人，没有向往过帝国，没有建立过帝国，也没有规划过它的轮廓——它落在美国的肩上完全是偶然的^①。但是，现实主义者从来不相信这一说法。在他们眼中，任何战略的制定都是基于国家实力、国家安全利益。这确实无可置疑。但回顾历史长河，则不难发现，这些必然性的现实主义观点也有其偶然性的诱因。

当前各国政界、学术界争讨中的“帝国主义”战略的代表——“先发制人”战略的直接促成因素正是“9·11”事件。这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对美国安全战略产生的影响却远

^① 安纳托里·乌特金：“在新帝国的庇佑下——美国相信自己的例外性”，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1年11—12月。《参考资料》2003年1月16日，第27357期。

非其自身的解决方案。“9·11”事件产生了令人痛苦的自相矛盾的影响。它把美国的力量动员了起来，然而它又使美国的利益变得越来越狭隘。突然间，华盛顿变得更加强大，以前一直没有显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得以显现，并且决心采取行动。但是它将只是为了它自己的核心安全而采取行动，甚至当它需要时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偶然事件成为了行动的原因，也成为其扩张的托辞。

在美国历史上，类似目前的这种外部威胁急剧增长和对外扩张迅速升级同时发生的状况，已经出现过许多次。在其历史上，美国已遭受过许多次意想不到的军事攻击。这些攻击引发了许多次美国参与的、带来极具影响力后果的战争，它们尤其引发了美国力量的扩张及其帝国势力范围的扩大。回顾美国历史，可以认为它经历了四轮扩张^①

第一轮扩张是从北美洲大陆到加勒比海地区的大陆扩张。1861年4月21日，美国南方的邦联军队对萨姆特要塞的袭击，引发了美国内战。内战初期，美国的目的仅仅是使

^① 美国历史上四轮扩张的提法，比较有影响的可参见[美]詹姆斯·科斯的文章，“单极时代：美利坚帝国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美国《当代历史》2002年12月。又见该文的中译文（赵森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6期，第27—29页。除了文中这种分法，也有人认为美国的扩张可分为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争霸、全球独霸四个阶段。从美国立国到美西战争前是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领土扩张。第二阶段是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46年到1991年是全球争霸阶段，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到现在是第四阶段。可见安国章：“美国的新帝国梦”，《大地》2003年第7期。<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8982/837557.html>

南方重归联邦。但随着美国重新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把自己的领土扩张至太平洋海岸,其强势扩张迅速超越了北美洲大陆的地理限制,指向加勒比海,特别是古巴。古巴这个西班牙的殖民地开始成为美国帝国扩张的下一个目标。到19世纪末,美国的领土已经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在版图上成为国际社会的庞然大物。

第二轮扩张指向整个西半球甚至部分亚洲地区。1898年2月15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古巴哈瓦那港口爆炸,美国认定是西班牙军队对美国发动了突然袭击,发动了西班牙——美国战争。起初,美国只希望通过美西战争把古巴和波多黎各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然而,美西战争所引发的实际后果,却使美国帝国的势力范围超出了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美国帝国开始在整个美洲半球推进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把拉美变成了自己的“后院”。而随着美国吞并夏威夷甚至菲律宾,这种扩张趋势越出了西半球范围,跨越太平洋。美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一,并开始与其他殖民者争夺殖民地。这一时期,美国的势力迅速从北美大陆扩张到太平洋地区、东亚和整个拉美。

第三轮扩张从欧亚大陆到中东地区。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对珍珠港的袭击,迫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的最初目的是击败日本和德国,但实际的结果并非仅止于此。美国因二战而把其势力范围扩张至西欧和东北亚。二战结束后,美国全力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使欧洲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通过建立北约,驻军欧洲,使欧洲变成了美国的“小伙

伴”。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菲律宾等国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实际上，由于石油对美国及其在西欧和亚洲的盟国的发展必不可少，美国帝国的这一轮扩张不久就超出了欧亚大陆，扩张至它们之间的关键区域，这就是中东——50年之后美国遭受下一次袭击和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根源所在。

第四轮扩张也许就是全球性的了。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把美国带入了21世纪的第一场战争，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打击是反恐战争的第一步，战争的第二步是伊拉克，下一步就不敢在此轻言了。起初，这看上去是一场新型战争，一场在全球范围内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战争，而不是针对某个民族国家的战争。但是，2002年1月，布什政府扩大了反恐战争对象的定义，把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尤其是由伊拉克、伊朗和北朝鲜组成的“邪恶轴心”作为反恐战争的未来敌人。这一次，美国帝国要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全球的大部分地区，实质上要扩张至整个世界。

当上述这些意外事件发生时，没有人能预测其最终结果：它强化了美国的扩张欲望，推动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不断传播，先是大陆，继而是半球，再是近乎全球。

（二）内部例外心理的膨胀：从宗教、种族优越感到道德优越感，从美国主义到普世主义

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是“美国例外论”，这一思想早在美国建国之初就已形成，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美国人深信不

疑的“美国公教”。美国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天定命运”，要教化全世界。

(1) 从宗教、种族优越感到道德优越感。早期清教徒为了摆脱欧洲的宗教和政治压迫而漂洋过海到达北美大陆时，他们就自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北美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一块净土，远离欧洲的专制、狡诈、腐败、堕落和无休止的争斗，他们要在此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当约翰·温斯罗普带着那批摆脱了宗教迫害的新教徒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信仰的理想场所时，他不无感触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① 这些清教徒认为他们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在这个新世界创造一个社会，从而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榜样。“9·11”美国遇袭后，“美国乃天赐之国”的神圣感在民间进一步扩散。他们有“我们为什么遭人恨（嫉妒）”的疑问，但没有“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让世人不满意”的反思，因为他们有“自己高人一等”的宗教情结。

种族优越感是与宗教优越感同时存在的美国例外论的一种心理基础。在美国历史演变中，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曾经非常盛行，它在美国种族观念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种观念鼓吹白皮肤的美国人（尤其英国后裔）属于最精华的人种。美国人从他们欧洲近亲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深厚的种族观念，视其他种族（尤其有色人种）为低劣民族。自我中心的

^① “美国‘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http://www.huajun.com/zhaochua/article27.html>.

种族观念成为“无法抗拒的遗产代代相传”。

历史上也存在帝国主义与种族优越感紧密联系的状态。例如纳粹德国所施行的帝国主义战略与种族主义就无法分割。因为存在着种族优越感，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主宰别人的人种，他们有权利和义务对别的人种实行统治。

美国独立后这种宗教与种族优越感转移到世俗方面，促成了美国的“道德优越感”。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因而也成為了全世界的典范，美国的道德也在美国人的眼中成了全世界应该跟随的对象。美国成为有别于欧洲君主专制社会的共和国，它声称要摒弃欧洲的君主制、贵族制、等级制、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把“宗教理想国”演变为一个世俗的理想国。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逃离欧洲的压迫和贫穷，在美国找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机会，他们感到将实现自己的信仰。美国人认为，整个世界最终采纳民主制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的经历就是一个极好的样板，美国负有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特殊使命，要让“山巅之城”的“圣光”照射到仍然处于“黑暗”之中的蛮夷地区。

因此，欧洲攫取海外领土是为了征服，而美国攫取海外领土并不是帝国主义，“美国将以善良的方式照顾这些不幸者”。美国人被告知，1898年美国对西班牙宣战是为了把古巴从西班牙“屠夫”的残暴统治中拯救出来。而一战中，美国从中立转向参战是为了“使民主更加安全”。二战后，美国的这种独特性的自我认知促使美国要承担所谓的“世界责任”。一位美国政治家曾这样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一个国家扮演承担世界角色的角色但却不是为了保卫和维持一个世界帝国。我们发现我们在世界历史上处于一种独一无二

的地位。”^①言下之意,美国的世界责任并不是抱着帝国主义思想,而是基于其道德的优越,是为了让“不幸者”感受他们高尚的民主与自由的气息。

(2) 从美国主义到普世主义。基辛格说过,最能代表美国精神的就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因为美国是一个讲求实效、通权达变的国家。事实上,美国的价值观是无法用一两个词语概括的。如果真的可以,也许就只能用“美国主义”来描绘。^②这种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实质就是“美国例外论”。英国记者朗雷(Clifford Longley)翻开加入美国籍的效忠誓词后,知道了美国和美国主义的真实含义:上帝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最好的,因为是上帝挑选的。如果你不生在美国,你要通过反复修炼,接受美国主义,然后才能成为美国人。^③而布什在宣誓就职时也称,美国主义是一种信仰,上帝仍在指引着美国的终极目标。无论你信与不信,美国领导世界和美国价值观,是上帝所喜爱的。他的话无疑说明了

① 王立新:“喧嚣一时的帝国论”,《环球时报》2002年4月15日;华夏论坛, <http://www.edu.cn/20021106/3071652.html>.

② 美国主义是美国价值观的总称,其具体内容很复杂,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乐观主义、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种族优越感、对社会主义的憎恨、反殖民主义、例外主义、霸权主义等。见关中:“美国的价值观—论‘美国主义’”,(台湾)财团法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政(研)091-031号,2002年4月1日。Available at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ia-r-091-031.htm>.

③ 陈冰:“布什总统是全世界的教父”,《读者文摘》,澳洲在线, <http://www.auol.com.au/reader/2003/08/08045233.html>.

美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代表，普天之下应该都按照美国模式行事，接受美国的领导。

在对外关系上，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原则上只能“限国内使用”（for domestic use only），它可用来教育或说服自己的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若想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国身上，甚至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则有悖于法理。然而，美国却坚持其价值观可放诸四海而皆准，认为其价值观为普世主义的价值。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蒙贝尔特（George Monbiot）说得更加一针见血，美国已不需要请示上帝，“美国就是上帝，那些走向国外的士兵以天国的名义播撒光明，美国国旗像《圣经》一样神圣，美国国名如上帝之命一样不可亵渎，美国总统正转换为教主”。^①言下之意，凡是美国的就是正确的，就像所有基督徒以圣经为信条一样，全世界都应以美国为榜样。

美国历史进程中一直潜藏着一种美国例外和救世主义的使命意识。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就认为美国是全人类的榜样，新生的合众国是一个“崛起的帝国”，“将向全球扩展”，这个持续扩展的共和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备受尊重的和繁荣的帝国”。^②正是这种历史潜意识使得美国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的

① 陈冰：“布什总统是全世界的教父”，《读者文摘》，澳洲在线，<http://www.auol.com.au/reader/2003/08/08045233.html>。

② James Chace, “Imperial America and the Common Interest”, *World Policy Journal*, Spring, 2002.

使命 (messianism)，而美国的历史进程使得“他们相信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支配是历史的自然结果。因为美国是‘人类进步中惟一保留下来的典范’（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的讲话）”。^①

在美国人眼中，他们的祖先为了寻求自由来到美洲，经过数世纪的奋斗，现在终于形成了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国家政治制度的体制，这是世界上能够保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最好制度。以这种“自由与开明”的制度为基础去实现其复兴和拯救世界的梦想，自然就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成为美国在尘世履行其特殊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整个 19 世纪，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都是打着扩大自由和传播共和理想的旗号，相当多的美国人也真诚相信，美国的扩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扩大和传播共和与自由理想。1898 年 4 月，美国对西班牙宣战，开启了其建立海外帝国的进程，美国打出的旗号是“解放”古巴。二战后，美国更是把“领导世界”和“捍卫自由”联系在一起，帝国之梦掩藏在以“捍卫自由”的名义进行的对苏冷战之中。在过去，他们出征世界的时候是“在为上帝而战”。今天，他们强调的是要担负领导并帮助保卫各自由国家的责任。这就是他们的“天定命运”。

美国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感还导出一个灾难性的“理

^① William Pfaff, “Geopolitics have Changed for the Wors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11, 2002.

论”：目的总是能为手段提供合法性，尽管美国也经常使用不道德的手段，但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美国的事业是高尚的，它的心灵是纯洁的，它的愿望是好的”。这一“理论”为美国在追求帝国目标过程中的横行霸道大开方便之门，为美国在“自由”的名义下侵犯他国的自由找到了借口。对此，保罗·肯尼迪指出，无论美国与其它传统帝国有多大不同，美国的行为经常与征服性帝国没有什么两样。他说：“从第一批移民从英格兰抵达弗吉尼亚和开始向西迁移之日起，美国就是一个征服性的民族。”^①肯尼迪说的无疑是事实。

而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看，如果一个民族认为，它拥有上天赋予的一种优于其他民族的特性和能力，就必然得出结论，拯救和统治落后民族是它的注定命运。历史上多少个大国就是在这种“使命”心态的驱使下，扬起了征服其他国家的大旗。尽管可能会炫耀一时，但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综观美国的历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国国民中，“优越感”、“救世主精神”、“自命不凡的使命感”一直是他们“明显的精神支柱”。这也是“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虽然国家安全利益与物质利益始终是一国外交政策的现实实效天平，但是透过表象，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历史上一系列的安全危机的应对过程中，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诱发了美国的扩张欲望，是美国能够发展到今天的

^① 王立新：“喧嚣一时的帝国论”，《环球时报》2002年4月15日；华夏论坛，<http://www.edu.cn/20021106/3071652.html>。

偶然性因素。而美国所特有的宗教优越感与种族优越感到道德优越感的升级、美国主义到普世主义的延伸是美国当前帝国主义对外战略逐步形成的内因。内外因的结合造就了如今的现实：拥有全球霸权野心的美利坚“帝国”。

作者简介

蔡翠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熊超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所
潘锐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带*号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